

邵毅平 著

# 今月集



国学与杂学随笔



上海

古籍出版社

邵毅平 著

# 今月集



国学与杂学随笔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今月集: 国学与杂学随笔 / 邵毅平著. --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8.2

ISBN 978-7-5535-1067-5

I . ①今… II . ①邵… III . ①国学—中国—文集  
IV . ① Z126.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2796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 今月集: 国学与杂学随笔

邵毅平 著

责任编辑: 蒋逸征

装帧设计: 王怡君

书名题签: 邵 南

出 版: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咬文嚼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地 址: 上海绍兴路 7 号 2 楼

邮 编: 200020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 50 号

印 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1092 1/32

印 张: 10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5-1067-5/I.366

定 价: 42.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电 话: 021-57780459

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  
共看明月皆如此

——李白《把酒问月》

今人犹歌李白诗  
明月还如李白时  
我学李白对明月  
月与李白安能知

——唐寅《把酒对月歌》

# 目 录

## 雅言俗讲

- 《尚书》的文风及成因 3
- 轻与重：昆德拉与宣太后 6
- “春申君相楚”与“经理切火鸡” 16
- 助皇后悲哀 23
- 《兰亭集序》与《兰亭记》：对时间的永恒焦虑 27
- 《兰亭集序》与“曲水流觞”：东亚共同的文学仪式 33
- 《闲情赋》：十个浪漫愿望 39
- 古时的“生态批评” 52
- “项脊生曰”删不得 55
- 永远的小女孩 60

## 今月古照

- 《上邪》：发誓的文学史 67
- 《行行重行行》：离别相思 75
- 《青青陵上柏》：及时行乐 78
- 《今日良宴会》：出人头地 81
- 《西北有高楼》：孤独求偶 84

|               |     |
|---------------|-----|
| 《明月皎夜光》：友情难恃  | 87  |
| 《回车驾言迈》：出名趁早  | 90  |
| 《东城高且长》：荡涤情志  | 93  |
| 《梅花落》：梅花的赞叹   | 96  |
| 《早发》：大将风范     | 99  |
| 《田家苦》：农商苦乐原不同 | 101 |
| 唐寅《桃花庵歌》跋     | 105 |

## 宇内域外

|                 |     |
|-----------------|-----|
| 一代史家陈寅恪         | 111 |
| “金昌”在哪里         | 118 |
| 情场与战场           | 123 |
| 小说中的时间标志        | 130 |
| 小说里的空间设置        | 140 |
| 我以为，这是比较文学      | 147 |
| 比较文学研究要重视“比较思维” | 151 |
| 夜报上的文章，肯定卖得脱略   | 156 |

## 日影韩流

|                |     |
|----------------|-----|
| “韩流”与“汉潮”      | 161 |
| 提醒“哈韩族”        | 166 |
| 韩国教育：重视传统，讲究自由 | 170 |

|                        |     |
|------------------------|-----|
| 无穷花下的韩国女子              | 176 |
| 中华文化：朝鲜半岛永恒的“乡愁”       |     |
| ——答《出版者》编者问            | 181 |
| 一些关于日本文化的书             |     |
| ——答《复旦青年》记者问           | 187 |
| 中日间真正有价值的交流            |     |
| ——井上泰山等译《中国文学史新著》日文版评议 | 196 |
| “京都学派”的方法与个性           |     |
| ——小南一郎《楚辞的时间意识》评议      | 204 |

## 文前书后

|                   |     |
|-------------------|-----|
| 《杨升庵夫妇散曲》前言       | 217 |
| 今本《陶情乐府》与《陶情乐府续集》 | 222 |
| 关于《诗骚一百句》         |     |
| ——答《风景线》记者问       | 224 |
| 诗骚可以这样“时髦解读”吗？    |     |
| ——“正经人”评《诗骚一百句》   | 228 |
| 《诗骚精读》跋           | 234 |
| 《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韩文版序  | 239 |
| 山外看山的好处           | 242 |
| 时间意识的变迁           | 246 |
| 国学荐书荐文八种          | 249 |

荐书与自荐书十种 253

## 西云东雨

皇帝也是血肉之躯 259

推理小说与反推理小说 262

有趣人物的有趣传记 265

费洛西奥的《哈拉马河》 267

拉格克维斯特与《侏儒》 269

一个与成人世界相对立的孩子世界 271

用对话表现人物心理的杰构 274

对人生的牢骚与信念 277

人类与“恶”的力量的斗争 280

初阶古诗分析法 283

跋 303

附录：邵毅平著译目录 305



雅言俗讲



## 《尚书》的文风及成因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尚书》素以难读著称，连古文大家韩愈也曾说过：“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周诰”指《周书》中的“诰”体各篇，“殷盘”指《尚书》中的《盘庚》篇（实际上也是“诰”体）。“诰”体是《尚书》最主要的文体，占了《尚书》一半左右的篇幅，所以韩愈用它来指代整个《尚书》，指出《尚书》的文风是“佶屈聱牙”，也就是文辞艰涩、读不顺口的。韩愈的这一意见，代表了人们对《尚书》文风的基本观感。

那么，《尚书》为什么会这么难读呢？晋代的葛洪说得很有道理：“且古书之多隐，未必昔人故欲难晓，或世异语变，或方言不同，经荒历乱，埋藏积久，简编朽绝，亡失者多，或杂续残缺，或脱去章句，是以难知，似若至深耳。”（《抱朴子外篇·钧世》）

具体言之，首先是因为《尚书》产生的年代太古老，其语言不仅与我们今天的语言相去遥远，而且与秦汉以后形成的所谓“古文”也不甚相同。还在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候，即已因《尚书》语言的古老，而对之作了一番“今译”的工作，就更不用提司马迁以后的人了。无论是字眼词汇，还是词义语意，还是语法结构，《尚书》都有上古之书的特点，与秦

汉以后的“古文”不同。比如，《尚书》中有不少词语，如“迪”“诞”“厥”“攸”“克”“乃”“台”“罔”“允”等，其意思都不同于后世“古文”中的一般用法；又如，《尚书》中许多常用的语气词，如“曰若”“惟时”“乃惟”等，也很少出现在后世的“古文”之中；再如，《尚书》中很少用“之”“乎”“者”“也”之类虚词，使得句子的区分不是很明确，这也造成了读者断句的困难。<sup>①</sup>

除了语言的古老以外，《尚书》的难读，还是因为其写定的字体屡经变迁，从殷商时期类似甲骨文的字体，到西周时期类似金文的字体，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地“古文”，到秦朝的小篆和隶书，到汉朝的隶书和“隶古定”，到唐朝以后的楷书，其每一次写定字体改变的过程，都是会产生错字别字的过程。而写定字体经过几千年间的若干次变迁，《尚书》的文字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原貌，这也是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的。那些在写定字体变迁过程中出现的错字别字，自然就会增加《尚书》的难读性。与秦汉及以后产生的古文献相比，这也可以说是《尚书》特有的难读之处。

对于古文献，尤其是对于印刷术使用以前产生的古文献来说难以避免的版本或写本歧异问题，对于《尚书》来说无疑也是存在的；而且由于《尚书》还有特殊的“今古文”问题，所以其版本或写本的歧异问题就更形严重了。这种版本或写

<sup>①</sup> 具体例子参见马雍《尚书史话》，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3—84页。

本的歧异问题，无疑也增加了《尚书》阅读的难度。

由于历史上关于《尚书》的学问一直是一门“显学”，各个学派各家学说几乎都要利用《尚书》来为自己服务，为此而不惜曲解《尚书》以迁就自己的主张，从而也同样增加了《尚书》的阅读难度。

正由于以上几方面的原因，所以《尚书》虽经无数学者研究，却仍然还遗留有许多难解之处，让一般人望而生畏乃至却步。

不过，也许正因为《尚书》古奥难读，所以反而使人生出了敬畏之感，使历代文人都匍匐在其脚下，纷纷对其文风赞誉有加，而很少有人敢公然批评之。汉代《尚书大传》引子夏的话，称道《尚书》的论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星辰之错行”，便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见。像韩愈《进学解》的“周诰殷盘，佶屈聱牙”，也只是指出《尚书》的古奥难读，而并没有批评它的意思。在若干保守文人的眼里，《尚书》的古奥难读，还成了反对明白如话文风的理由。只有像葛洪那样的另类文人，才敢大胆地挑战它的权威：“且夫《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抱朴子外篇·钧世》）

而客观地说，《尚书》的文风不是“为古而古”，而是因时代古老而自然形成的，故仍不失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爱奇”的文人。

2003年末

（原载2017年5月7日《新民晚报》“国学论谭”版，笔名“胡言”。）

## 轻与重：昆德拉与宣太后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有一派（如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认为，“轻”代表正，代表善，代表美丽……相反，“重”代表负，代表恶，代表残酷……但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 ）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L'insoutenable légèreté de l'être*, 1984）中说：

但是，重便真的残酷，而轻便真的美丽？

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但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人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

相反，当负担完全缺乏，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

那么，到底选择什么？是重还是轻？<sup>①</sup>

---

① 许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5页。“男人”原译作“男性”。

他说的道理我们似乎能懂，但他用来说明“重”的好处的例子，却有点让人匪夷所思：“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人身体的重量。”直白地说，意思就是在做爱时，女人渴望男人压在自己身上，不以为重，不以为负担，反而觉得满足，觉得快活。“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

类似这样内容的爱情诗歌，在西方文学史上应有不少，米兰·昆德拉似乎读过一些，否则不会说得这么明确；但说实话我还从来没有读到过，大概是译者不好意思译过来？

那么，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也有类似的表现吗？在《战国策》里，可以看到一例。前307年，楚围韩之雍氏，韩求救于秦，使节冠盖相望，络绎不绝，但都无功而返。只有一个使节尚靳，说话还算得体，秦宣太后（前338后—前265，时秦昭王年少新立，宣太后治任当国）听了比较满意，表示可以考虑出兵，但又提出了先决条件：

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  
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  
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  
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韩二·楚围雍氏五月》）

宣太后意在索贿，但先打了一个比方，却是奇葩之言：我与

先王睡觉，先王睡相不好，把大腿压在我身上，我实在是受不了；但与先王敦伦的时候，先王全身压在我身上，我却一点也不觉得重，这是因为他能让我快活……简言之，她的意思是：没有好处，轻也是负担；有了好处，重也不觉其累。

宣太后心中的这种轻与重的关系，与米兰·昆德拉的似乎不太一样，但我以为足以弥补后者的逻辑漏洞，也体现了中国式“中庸”思路的好处，反衬出西洋“非此即彼”思路的不足——并不是所有的“重”都是好的，也不是所有的“轻”都是坏的；反之亦然。判断的标准，就是是否于己有利。不过，他们用来说明“轻”与“重”的例子，却又符合“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原理。

那次秦国出兵抗楚援韩之事，最后是在甘茂手里解决的，所以《史记·甘茂列传》也提到了此事。但司马迁只说宣太后是楚女，所以反对秦国出兵助韩，而完全没有提到索贿一节：

（秦昭）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怀王怨前秦败楚于丹阳而韩不救，乃以兵围韩雍氏，韩使公仲侈告急于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

这么看来，韩使纷至沓来，皆因宣太后一点私心，偏袒娘家楚国，而均致无功而返。但据《战国策》，宣太后其实利欲熏心，为了索贿，娘家也是可以不顾的。《太平御览》卷三百二十五引《战国策》，有尚靳回韩国复命后，韩襄王“赂



于太后”事，为今本《战国策》所无，则宣太后果然索贿成功。看来是先搞定了宣太后以后，才轮得到甘茂来发挥作用的。

宣太后的这一索贿行径，让人想起了另一位母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母亲，竟趁儿子东征西讨，事业发达，要敲儿子一记竹杠，理由是自己当年怀孕时，曾吃了十个月的苦头。“于是，关于亚历山大的母亲的所作所为，就有许多流言蜚语，说亚历山大偶尔曾说过这么一句话：他母亲说因为怀了他十个月，硬要他拿出一大笔钱作为代价。”<sup>①</sup>一位问儿子讨怀孕辛苦费，一位为索贿不顾娘家安危，在爱财如命上，两位母后可真是异曲同工啊！

关于《史记》不载宣太后索贿事，今人范祥雍推测道：“《甘茂传》不载尚靳使秦事，史迁殆以其秽而删之与？”<sup>②</sup>然而，焉知不是因为司马迁后来成了刑余之人，再也不能贡献“一个男人身体的重量”于女人，欲“秽”而不能，因触目惊心而刻意回避了宣太后的奇葩之言呢？这些大概都只有起司马迁于地下才能知道了。而司马迁之后，各种后起的史书，沿袭《史记》的做法，大都不载此事，或也“以其秽”欤？

论者一般以为，宣太后首开历史上两个先例：始称“太后”之号，始以母后临政。但历来的文人雅士（主要是男性吧），大概更受不了宣太后的任性，尤其是她的上述奇葩之言：

① 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39页。

② 范祥雍《战国策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下册，第1542页。